「犢鼻褌」小考──從服飾看漢代傭作者的形象

馬增榮　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

中文摘要：儘管前人對漢代的僱傭勞動討論甚多，但主要就傭作者的身份背景、傭作種類、自由程度等立論，對傭作者的外表衣飾鮮有涉及。《史記・司馬相如列傳》為討論傭作者的服飾保存了重要的線索。本文嘗試通過考察傳中所載「犢鼻褌」這種衣飾的名稱由來和形態，討論服飾如何塑造傭作者的社會形象。

一、引言

古代人透過提供勞動力來獲得報酬的，稱「傭作」，顏師古曰：「庸作，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」；[1]就僱主一方而言，稱「取傭」，韋昭曰：「取庸，用其資以顧庸」；[2]傭作者提供勞動力，由僱主支付的工資稱「僱直」或「傭直」。[3]學者論述漢代僱傭勞動甚多，但他們多是從傭作者的身份背景、傭作種類、自由程度等立論，極少談及傭作者的外表衣飾。[4]後人對傭作者的認識，仍稍嫌不夠立體。這篇短札想從服飾角度，描繪出傭作者的形象，以加深我們對這一群體的視覺印象。同時，傭作者的例子反映出個別服飾或源自現實需要，但當它逐漸成為特定群體的身份象徵後，此類服飾便再不停留在物質層次，而成為此群體社會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。

二、何謂「犢鼻褌」？

《史記・司馬相如列傳》中有一條材料，為我們重現傭作者的形象提供了線索：

DOI: 10.5404/jiuzhou.2013.32.05

1　班固：《漢書》，卷81〈匡衡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，頁3331。

2　《漢書》，卷5〈景帝紀〉，頁153。

3　漢簡中有稱為「庸錢」者，如「[庸錢名藉]一[編敢]」(30・14)和「萬歲部居攝元年九月戍卒受庸錢名籍」(EPT59・573)。分別見簡牘整理小組編：《居延漢簡補編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8，頁162；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：《居延新簡：甲渠候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，頁173。

4　有關著作甚多，不一一舉出，最基本的有翦伯贊：〈兩漢時期的僱傭勞動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(人文科學)》，1959年1期，頁51-58。勞榦：〈漢代的雇傭制度〉，《勞榦學術論文集：甲編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6，頁747-757。高敏：〈試論漢代的僱傭勞動者〉，《秦漢史論稿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02，頁197-221。新論見馬增榮：〈秦漢時期的僱傭活動與人口流動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，2012年第54期，頁1-28。

> 相如與俱之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買一酒舍酤酒，而令文君當鑪。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與保庸雜作，滌器於市中。[5]

《漢書・司馬相如傳》襲用了以上的內容，只是文字稍異，不備舉。[6]前文講述司馬相如與臨邛富人卓王孫女兒文君私奔成都，但文君難忍相如家貧，建議回臨邛依靠其兄弟。這裏講述他們回到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來經營酒舍。相如與文君皆親力親為，與僱來的保傭一起工作。「保傭」或稱「傭保」，司馬貞注〈刺客列傳〉按語：「謂庸作於酒家，言可保信，故云『庸保』。」[7]列傳中稱司馬相如身穿「犢鼻褌」，雖然文中未有提及其他的保傭是否同一衣飾，但既言他們「雜作」，估計他們是穿着類似的衣飾一起工作的。後文說「卓王孫聞而恥之，為杜門不出」，正是由於司馬相如此刻從衣飾到行為上，均與一同雜作的保傭無異。

傭作者工作時穿「犢鼻褌」，估計是為了方便勞動。「犢鼻褌」，正史注家皆有解：

> 韋昭曰：「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。稱此者，言其無恥也。今銅印言犢紐，此其類矣。」[8]
>
> 顏師古曰：「即今之袙也，形似犢鼻，故以名云。袙音之容反。」[9]

注家皆以其形似犢鼻而命名。韋昭謂以此為名，是「言其無恥」，所以卓王孫聞得相如穿犢鼻褌與傭保雜作，即「恥之」。犢，即小牛；犢鼻，即小牛之鼻。對於形似犢鼻之說，明代鄭明選《秕言》曾加以反對，並引姚令威曰：「膝上二寸為犢鼻穴，言褌之長財至此。」[10]惟犢鼻若作穴位解，應在膝下而非膝上。[11]同時代的李時珍於《本草綱目》亦稱褌短

5　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卷117〈司馬相如列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，頁3000。

6　《漢書》，卷57〈司馬相如傳上〉，頁2531。

7　《史記》，卷86〈刺客列傳〉，頁2537。

8　裴駰《史記集解》注引，見《史記》，卷117〈司馬相如列傳〉，頁3001。

9　《漢書》，卷57〈司馬相如傳上〉，頁2532。

10　鄭明選：《秕言》，卷32〈犢鼻褌〉，收入《鄭侯升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影印明萬曆三十一年鄭文震刻本，2000，頁27下。

11　唐代王冰注《黃帝內經・氣穴論》「犢鼻二穴」曰：「在膝髕下骺上俠解大筋中，足陽明脈氣所發，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，若灸者可灸三壯。」是其位置應在膝下而非膝上。見王冰注《黃帝內經素問》，北京：人民衛生出版社，1978，頁298。又穴位以犢鼻命名，後世醫家皆以為由於膝眼形如牛鼻之故。參王德深主編：《中國針灸穴位通鑑》，青島：青島出版社，1994，頁913。

者為犢鼻，犢鼻是穴名，位置在膝下。[12]形似、穴位二說各有所據，在決定何說最為允當之前，以下先參考清代學者的考證成果。

清代錢大昕引《廣雅》「袪，襣褌也。褌無襠者謂之袴」，以為「袴」當為「突」，突、犢聲相近，重言為犢鼻。[13]若據錢氏所說，文獻所見的袴和犢鼻雖名稱不同，但所指應為一事。褌，是一種合襠的貼身褲，《急就篇》顏注云「合襠謂之褌，最親身者也」可證，[14]所以亦有稱之為褻衣。[15]此字在《說文》中從衣或從巾，與「袪」、「幒」相通。段玉裁考辨曰：「《方言》：『褌，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袪。』《釋名》：『褌，貫也。貫兩腳上繫腰中也。』按今之套褲，古之絝也；今之滿襠褲，古之褌也。自其渾合近身言曰『褌』；自其兩襱孔穴言曰『幒』。《方言》：『無裥之袴謂之襣。』郭云：『即犢鼻褌。』」[16]是「袪」、「褌」和「幒」為同一種服飾在不同地方或形容其不同特色時的稱謂。至於犢鼻褌，段氏只引《方言》和郭樸注的內容，未加按語。

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對犢鼻褌有詳細考證，曰：「劉奉世曰：『犢鼻穴在膝下，為褌財令至膝，故習俗因以為名，非謂其形似也。』先謙曰：『《吳越春秋》：「越王服犢鼻。」《廣雅》：「袪，襣褌也。」《方言》：「無裥袴謂之襣。」郭云：「袴無踦者，即今犢鼻褌。裥亦襱，字異耳。」案：《說文》：「襱，袴踦也。」《急就篇》顏注：「袴之兩股曰襱。」《玉篇》：「襱，袴襠也。」據此形製，但以蔽前反繫於後而無袴襠，即吾楚俗所稱圍裙是也。』」[17]王先謙對形似犢鼻之說，只引劉奉世異說備見，未置可否。他考證犢鼻褌無襠，甚是；但謂犢鼻褌即楚俗所稱的圍裙則值得商榷。《釋名》言：「裙，下裳也。裙，羣也，聯接羣幅也。」[18]據此，裙是由多幅衣料縫製而成(圖1)，跟褌和犢鼻褌不同。[19]

12　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，北京：人民衛生出版社，1978，頁2184。

13　錢大昕：《十駕齋養生錄》，卷4〈犢鼻褌〉條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5。

14　史游著，顏師古注：《急就篇》，卷2，《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》，第223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，頁20下。

15　參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，頁2184。

16　許慎撰，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七篇下〈巾部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影印經韵樓藏版，2006，頁47。

17　王先謙注：《漢書補注》，卷57〈司馬相如傳上〉，廣陵書社影印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，2006，頁3上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有類似看法，但其立論所據有所不同。其云幒可假借「為帬，〈司馬相如傳〉『犢鼻褌』，按今之圍身作裙也。」見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，頁3146。

18　劉熙撰，畢沅疏證，王先謙補：《釋名疏證補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，頁173。

19　楚人的裙，參彭浩：《楚人的紡織與服飾》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，頁165-16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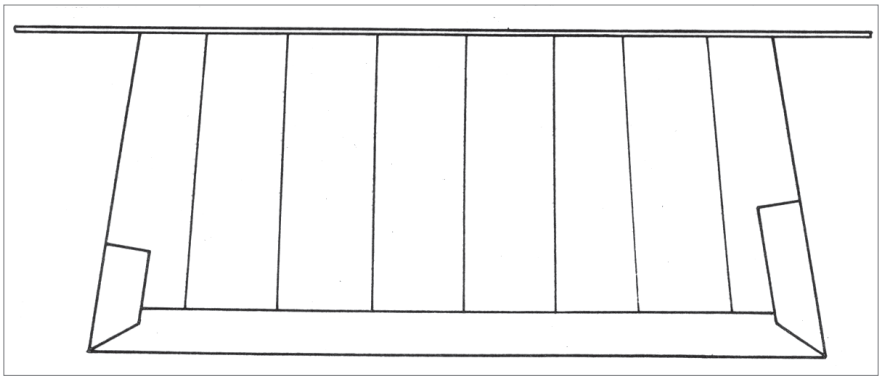

圖1：深黃絹單裙，取自《楚人的紡織與服飾》，圖83

當代考古學家孫機，曾引用沂南畫像石說明犢鼻褌的特點，很值得參考。他說：「漢人貼身着褌。褌有兩種：一種並不縫出褲管，僅以一幅布纏於腰股之間，名犢鼻褌。……此種褌亦名襣……它又名褉……着此種褌的動作叫纏。」[20]孫氏文中一個有力的證據來自《三國志》裴注，這裏將其前後文引述出來：

> 黃初中，為尚書郎，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，已縛，束杖未行。文帝輦過，問：「此為誰？」左右對曰：「尚書郎勃海韓宣也。」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，乃寤曰：「是子建所道韓宣邪！」特原之，遂解其縛。時天大寒，宣前以當受杖，豫脫袴，纏褌面縛；及其原，褌腰不下，乃趨而去。帝目而送之，笑曰：「此家有瞻諦之士也。」[21]

韓宣因準備受杖而預先脫去所着的袴，[22]改纏以褌來蔽體。孫氏謂這種褌是纏於腰股之間，我們可以藉杖刑所施加於身體的部位去證實。沈家本對於這種刑罰有詳細的考辨，他謂：「世祖、明帝時始有杖之名，則笞刑之稱杖當在東京矣。」[23]古之笞杖為「扑」，原為學校典禮的教訓之刑，後才用為官事。由於笞刑之酷，景帝時除減笞數外，丞相劉

20　孫機：《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，頁273。

21　陳壽：《三國志》，卷23〈魏書・裴潛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，頁675。

22　袴是古代褲子的一種，亦有多種型態。簡單的考證參孫機《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（增訂本）》，第273-275頁；各家說法請參陳元龍：《格致鏡原》，卷18〈冠服類〉，《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》，第1031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，頁6上-8下。沈自南：《藝林彙考・服飾篇》，卷7〈裩袴類〉，《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》，第859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，頁1上-4下。

23　沈家本：《歷代刑法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，頁359。

舍、御史大夫衛綰請求「當笞者笞臀」。[24]沈家本引《晉令》：「應杖而髀有瘡者緩督也。」按語：「杖本以臀受，有瘡故督之。」[25]可見杖刑一般施於臀部。所以韓宣準備受杖的時候，要預先脫去袴，露出臀部，纏褌僅用以遮蔽重要部位而已，由此可證孫氏謂犢鼻褌「僅以一幅布纏於腰股之間」之說。[26]

由此可見，犢鼻褌當不可能長至膝下的犢鼻穴，其命名應以形似之說最為允當，這裏再補充三點：其一，韋昭距西漢時代最近，參考價值最高，其三尺布的說法足以解釋為何韓宣是以「纏」的方法着褌；其二，參考孫氏所引沂南畫像石的圖像，着此者以一布纏繫於腰股之間，雙腿貫出之處正如牛鼻孔；其三，《秕言》反對形似之說，是基於當時的牛頭褌即司馬相如時的犢鼻褌的假設上，但明代去漢已遠，實不可等同視之。[27]此外，日本古代文獻中亦有犢鼻褌的記載，《和名抄》謂其形如牛鼻，可以參證。[28]羅布淖爾曾出土一合襠褌，黃文弼謂「古時謂之犢鼻褌」（圖2），但按以上的討論，犢鼻褌應無襠，羅布淖爾出土的應是另一種合襠的褌。[29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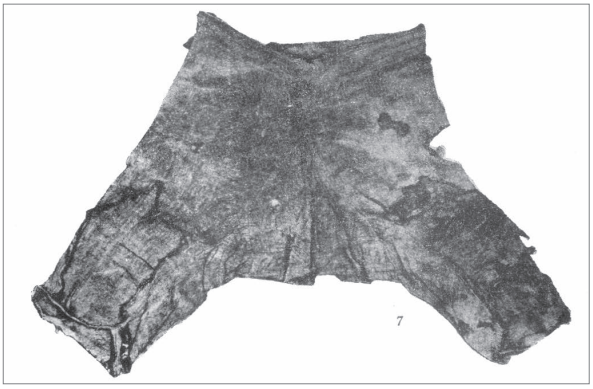

圖2：合襠褌，取自《羅布淖爾考古記》，圖版21

24　如淳曰：「然則先時笞背也。」見《漢書》，卷23〈刑法志〉，頁1100-1101。

25　「督」本作「臀」，從沈家本改，見氏著《歷代刑法考》，頁359。

26　孫先生舉出《三國志》注這條資料的意義甚大，我們得以明白褌中有一類是沒有襠，僅以布匹纏裹下體，而且這亦證實韋昭三尺布之說未必無據。部份學者未有留意這條資料而斷然否定有無襠的褌和韋昭的解釋，難免有所缺失。部份學者的看法見董志翹：〈犢鼻褌考〉，《學術研究》，1982年4期，頁105；王繼如：〈犢鼻褌續考〉，《學術研究》1983年2期，頁14。王氏一文作者原作「王健如」。此文後增補了南宋周密的《齊東野語》的一條資料作證據，但周密時代已晚，「犢鼻」所指未必與前代相同。增補稿收入王繼如：《訓詁問學叢稿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，頁104-105。另外，尚秉和將韓宣纏褌的動作解釋為將直筒無襠的褌扯高，私意以為未安。這關係到他對褌的解釋與本文有異。參氏著《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》，卷5〈漢時之褌〉、〈犢鼻褌〉、〈貫腳褌與袴不連非若今之為一〉諸條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1。

27　將明代的牛頭褌和漢代的犢鼻褌等同的，又見於《七修類稿》、《留青日札》等書。參《格致鏡原》，卷18〈冠服類〉，頁9。《藝林彙考・服飾篇》，卷7〈裩袴類〉，頁5。

28　參和田辰雄：《日本服裝史》，東京：雄山閣，1933，頁51。

29　黃文弼：《羅布淖爾考古記》，東京大安影印1948年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、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本，1968，頁163。

三、服飾與傭作者的社會形象

孫氏引用的沂南畫像石位於墓穴中室南壁上橫額東段，被稱為「豐收宴享圖」。[30]該畫像中，除了孫氏所引用的部份外，在畫像的右上角，明顯有一位同樣赤裸上身，穿着犢鼻褌的人。《發掘報告》稱他們所穿的為「短裙」。[31]根據《發掘報告》的描述，這兩名身着犢鼻褌的人皆在準備食物。右上角的一位，「正拿刀剝着羊皮」(圖3)，另一位「手裏團着一團什麼東西，正要放到缸裏去，大致是和的麵」(圖4)。[32]他們穿着犢鼻褌，除了方便勞動，亦由於勞動艱苦，工作環境酷熱，避免汗水、污穢沾污身上衣服所致，因此他們穿着這類沒有褲管的褌之時，一般都是赤裸上身的。前引〈司馬相如列傳〉中的司馬相如和保傭於市中洗滌食器時身着犢鼻褌，估計亦是出於類似的原因。我們可藉此想像他們身着犢鼻褌工作時的畫面。

圖3：穿犢鼻褌者「正拿刀剝着羊皮」，取自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拓片第35幅

圖4：穿犢鼻褌者「手裏團着一團什麼東西，正要放到缸裏去，大致是和的麵」，取自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拓片第35幅

30　曾昭燏、蔣寶庚、黎忠義合著，南京博物院、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合編：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北京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，1956，頁30。林巳奈夫亦曾借此圖說明犢鼻褌，參林巳奈夫編：《漢代の文物》，京都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76，頁15-16；圖1-30。

31　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頁20。

32　《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》，頁20。高春明謂後者為「一位農夫，手持農具，作勞作狀」，不確。見氏著《中國服飾名物考》，上海：上海文化出社，2001，頁623。

傭作者身着犢鼻褌等一類的服飾，除出於工作需要，恐怕亦離不開貧窮的原因。敦煌漢簡中有一條資料簡要地反映出此實況：

● 貧民羸謹為作庸不能常𩞁者[33]

此簡端首有「●」符號，除上引一次書成的文字外，後皆留白不書，可推測屬標題簡。列於此標題簡右列或左列的，應是某種關於貧民傭作的名籍。傭作者多屬貧窮，由此可證。又從居延、敦煌出土的漢簡得知，衣服是戍卒的重要財產之一，而史載傭作者多缺足夠的衣服。《後漢書》謂江革「轉客下邳，窮貧裸跣，行傭以供母，便身之物，莫不必給」。[34]江革裸身赤腳地傭作，在傭作者之間，恐怕並不罕見。正因傭作者多缺衣服，故周濟者除給予食物外，最重要就是致送衣服。戰國時齊湣王遇殺，其子法章亡匿為莒太史敫家傭，太史敫女認為法章非一般人，「憐而常竊衣食之」。[35]同是戰國之例，范睢改姓名相秦，往見故人魏使須賈，訛稱為人傭賃，須賈「留與坐飲食」外，並「取其一綈袍以賜之」。[36]東漢時，施延賃作亭父養母，督郵馮敷除請與飲食外，亦「脫衣與之」。[37]衣、食正是傭作者之所缺，所以西漢的兒寬「時時閒行傭賃」，也是為了「給衣食」。[38]

前引司馬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的故事，在《西京雜記》中有另一版本，其文曰：

>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，居貧愁懣，以所著鸂鶒裘就市人陽昌貰酒，與文君為歡。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：「我平生富足，今乃以衣裘貰酒。」遂相與謀，於成都賣酒。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，以恥王孫。[39]

重要者是當中將「鸂鶒裘」與「犢鼻褌」作對比。前者昂貴，僅為富人所能有，故其價值足以貰酒；後者寒賤，只有從事滌器等體力勞動的人才會穿着，故能使卓王孫引以為恥。文中將兩者對舉，生動地展現了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前後的富貧對比。一個時代稍後的例子亦足以說明犢

33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敦煌漢簡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，頁227簡號215。
34　《後漢書》，卷39〈江革列傳〉，頁1302。
35　《史記》，卷46〈田敬仲完世家〉，頁1901。
36　《史記》，卷79〈范睢蔡澤列傳〉，頁2413。
37　周天游輯注：《八家後漢書輯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，頁237。
38　《史記》，卷121〈儒林列傳〉，頁3125。
39　葛洪：《西京雜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，頁11。

鼻褌與錦衣華繡相對，分別代表了貧與富。《晉書・阮籍傳》記載：

> 咸與籍居道南，諸阮居道北，北阮富而南阮貧。七月七日，北阮盛曬衣服，皆錦綺粲目。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，人或怪之，答曰：「未能免俗，聊復爾耳！」[40]

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，有譏刺北阮炫耀財富的意味，但這個例子恰好說明犢鼻等衣飾一向只被視為貧者所有。透過衣飾，人們可以輕易將「北阮富而南阮貧」的事實識別出來。正因為犢鼻褌被視為貧者衣飾，加上其僅足以遮蔽下體，着此者常被視為不雅無禮，後世士人着犢鼻褌有機會被彈劾。南朝梁的謝幾卿便因「在省署，夜著犢鼻褌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嘘，為有司糾奏，坐免官」。[41]同時代的周弘正亦因「夏月著犢鼻褌，衣朱衣，為有司所彈。其放達如此」。[42]放達不羈之士着此服飾被視為對禮教的挑戰。

犢鼻褌不可能是傭作者唯一的衣着，至少在天寒時，再貧窮的傭作者都需要更多的衣服來保暖禦寒。不過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傭作者自有一套易於辨認的衣飾，旁人一眼便可憑其衣着辨認其身份。史籍中有例可證。秦統一天下，逐燕太子丹、荊軻之客，高漸離因而變姓名為人傭保。後來，他因善擊筑為主人賞識，加上厭惡傭作，欲脫離傭保生涯，於是從匣中取出善衣，更容貌而前。《史記》言：「舉坐客皆驚，下與抗禮，以為上客。」[43]眾人的驚訝，源於他們主觀上認為傭作者理應配上「惡衣」，而非「善衣」。東漢時期，來遊太學的公沙穆為吳祐賃舂時「變服」傭作亦是由於同一認知：傭作者理應有一套合於他們身份的衣飾，與飽讀詩書的諸生有別。[44]反映服飾與身份、階級、權力等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[45]

40　房玄齡等撰：《晉書》，卷49〈阮籍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，頁1362。

41　《梁書》，卷50〈文學下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，頁708-709。

42　《南史》，卷34〈周朗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，頁899。

43　《史記》，卷86〈刺客列傳〉，頁2536-2537。

44　《後漢書》原文為：「時公沙穆來遊太學，無資糧，乃變服客傭，為祐賃舂。祐與語大驚，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閒。」袁山松《後漢書》所記與范書有異，謂吳祐「與北海公沙穆遊太學，資乏，變服為傭，祐賃使舂，遂為死交於杵臼之間」。若據袁書，則前後不協，既云吳祐與公沙穆同遊太學，變服為傭，又云吳祐賃使公沙穆為舂。袁書「與」字當為衍文。見《後漢書》，卷64〈吳祐列傳〉，頁2100。周天游輯注：《八家後漢書輯注》，頁670。

45　有關問題甚為複雜，非本篇短札所能處理，其詳可參閱步克：《服周之冕──《周禮》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，頁1-31。洪進業：《具象與抽象── 從形制到觀念的秦漢服飾之研究》，第4章〈服飾與國家權力〉，台北：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3，頁183-262。

三、結語

以上從服飾的角度，得以較立體地認識漢代傭作者的形象。當時部份的傭作者會穿上犢鼻褌等一類的服飾從事傭作，但此類衣着一般只為貧者所有，加上其僅足遮蔽下體，多被視為不雅無禮。韋昭謂稱這類衣着為犢鼻，正是「言其無恥也」，所以飽讀詩書的士人不應穿之，這亦是卓王孫罵司馬相如無恥之所本。由此可見傭作者的社會形象應該甚為低落。傭作者穿這類衣着，不免受人岐視。他們這樣穿着除為了工作方便，亦是由於貧窮，無多衣服，但卻成為了旁人辨別其身份的線索。

至此，我們大概可以在腦海中描繪出傭作者工作時的圖像：烈日當空，傭作者身着犢鼻褌，裸身赤腳地從事各類工作；熱得汗流浹背，只盼望傭作早日完畢，取得傭直，供養家中老少。當然，這幅圖像有其局限，僅可視為眾多歷史圖像的其中一幅，特別是這只能反映從事戶外體力勞動的傭作者，至於從事其他傭作種類的，如室內智力勞動的傭書者，則未能涵蓋。